

■ 图片故事

渔村的女人们

□ 章中林 文/图

我的家乡在升金湖畔。以前，村里人家大多以打鱼为生，一家或者两家就有一条小船。男人们下湖打鱼，女人们就留守在家中。等到男人们上了岸，女人们就会挑着鱼到附近的村庄去叫卖。

当然，也有那好强的，就像国珍婶，她就不愿意留在家中，而是跟着竹生叔下湖。据说，她不但在月光下看鱼群的本领比村里的男人强，还懂得根据季节的变化去寻找鱼群。因此，每次下湖，他们夫妻打的鱼始终是最多的。

有一次，四个小伙子和她打赌，谁要是晚上捞的鱼少，谁就把打的鱼都给对方，还要请对方一餐。四人拍对两人，这也太不公平了吧。竹生叔有些胆怯，但国珍婶把桌子一拍，你几个臭小子，能有几斤几两，这个赌我赢定了。那四个小伙子，一看，乐了。就这智商，你也能赢！他们担心国珍婶反悔，还专门找来了中间人。

小伙子们以为胜券在握。但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归航的时候，他们傻了眼——尽管他们为了多捕鱼偷偷地比约定的时间早一个小时出船，但国珍婶他们捕了一百多斤，而他们八十斤不到。愿赌服输！他们准备把鱼倒进国珍婶的船舱里，却被她制止住了。这鱼是你们一晚上辛苦收获，我不能要，但是一餐饭，



你们得请。人嘛，我喊。那一顿大餐，国珍婶没有喊一个男人。十多个女人一坐，四个小伙子吓得赶紧溜了。那一晚，渔村的女人们一下喝掉了八瓶白酒。就是今天，说起当年，国珍婶她们还津津乐道呢。

渔村的女人大多是以村庄为中心的，她们用自己充沛的精力打扮着自己，创造着美好的生活。或许她们做新娘的时候，还有些娇羞内敛，但是一系上围裙，拿起了锅碗瓢盆，她们就热情豪爽了起来。早上，挑着一担鱼走村串巷，一路吆喝，把自己的鱼儿夸得仿佛能唱歌，惹得乡亲争先恐后地去买她的鱼。一担鱼，转不到几个庄子就卖完了。这时候，她们又风风火火地跑回家，下地摘棉花或者下田去割稻。她们就像不知道疲倦的陀螺一样，始终绕着家这个原点兢兢业业地使尽各种手段，安安稳稳地做着女儿、做着媳妇、做着母亲。

渔村的女人嘴一张手一双，能说更能干。她们心气儿高，日子从来都是比着过，再柔弱的女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会练得强

壮、泼辣、能干。她们在一起，喜欢比谁家打的鱼多，谁家的孩子有出息，谁家的房子收拾得干净……只要是能比较的。就是收个芝麻打个黄豆，她们都能计较半天。一旦丈夫收了网大鱼或者孩子光耀了门楣，女人们就会乐颠颠的，把喜乐挂在脸上。

到了鱼汛的时候，她们既要卖鱼，又要补网，还要想着田地。一个人常常要忙到月上柳梢才能回家。这时，家里早就鸡飞狗跳了——孩子哭，猪儿哼。女人呢，一样一样地去安排，去伺候，直到夜深人静了，她才能捶着背坐下来。女人们如此拼命，免不了要编排丈夫，怨天恨命，一副不罢工不罢休的泼辣架势。可是，一觉醒来，她们就什么都忘记了，又日复一日、死心塌地地为日子奔波了起来。

现在，升金湖不再容许捕鱼，渔民都上了岸，开始了满世界的闯荡。女人们也大多进了城，村庄渐渐变得冷清了。站在码头前，只有湖水还是那么清澈，却再也找寻不到过去那份热闹和充实……

■ 青春岁月

幸运的“错过”

□ 马海霞 文/图

小岚是在我们开学的第六天赶到学校报到的。按学校要求，新生必须在开学后一周内报到，否则便自动失去入学资格。

那天，小岚提着行李来到我们宿舍时，打扮得土味十足，特别是马尾辫上扎着的红毛线结实实实出卖了她来自偏远地区的乡下妞儿。因宿舍只有我相邻的床铺空着，小岚便成了我睡在临床的姐妹。

小岚不爱说话，宿舍的姐妹们也不主动和她攀谈。军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小岚收到一封电报：父亲病重，速归。那时还没有出租车，那个点儿公交车也没有了。宿舍姐妹找来班里的几位男生，借了几辆自行车，一人带着一个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班长替小岚买到了最近车次的火车票。我们一行十几人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陪着小岚，有同学买了饮料，让小岚带了在车上吃。

那天同学们都没说话，只是默默陪着她等火车，等把她送上火车后，我们几个才在候车室的连椅上躺了一会儿，天将亮时，又骑车返回。

两周后，小岚返校，其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病情也有好转。小岚那天第一次对我们打开了话匣子。原来小岚的高考成绩很高，当时填报的志愿全是国内顶尖的大学，但因第一志愿未录取被调剂到我们学校，之所以入学晚是因为她一

直在犹豫是复读还是来我们学校报到。最后她和家人商量，先来学校待几天看看，感觉不好就再回去复读。

小岚说，刚来那几天，她特别不适应，越看学校越觉得烦，几次想回去复读。要不是父亲病重时看到同学们对她的帮助，她或许早就回去复读了。我们学校不是她理想的大学，但她却在这里结识了最理想的同学，所以她决定留下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大家在一起努力学习过，当然也玩过、闹过、疯狂过。教室、图书馆、宿舍、餐厅，校园的角落都留下了我们太多青春的过往。时间久了，我们连口头禅都一样，各自的方言更是杂糅在一起，穿衣打扮也一个品位了。小岚也扔掉了红毛线，剪掉了马尾辫，四年下来，她变得越来越漂亮。

每一晚宿舍熄灯铃响过，宿舍姐妹们还要在床上“卧谈”很久，我们也常常裹着毛巾被坐在宿舍阳台的马扎上边看星星边聊天，一次次憧憬毕业后的情景。后来，小岚顺利考研，毕业后在一所学校当老师。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微信聊天，她依然会说，幸亏当年错过了第一志愿，否则她将会错过我们这么好的同学。

其实大家的内心都一样，当时入学时，总觉得学校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大学。可毕业后，想起当年的老师同学，又觉得亲切无比，无可替代。

■ 家庭相册

在北京工作的表弟，是身处湖南老家的姑姑心头最大的牵挂。有一次，我去姑姑家，发现她正在手机上查看北京的天气预报，于是便问她：“查这个有用吗？湖南离北京一千四百多公里，天远地远，即使下雨也不能帮他送把伞呀？”姑姑笑了，她说这些年都习惯了，表弟在哪里，她就喜欢查他那里的天气。还说也不是没有用，有时候他打电话来，我会叮嘱他，降温了，要及时加衣服，那几天都是雨天，上班时记得带伞。

表弟做IT行业，工作很忙，一年到头打回家的电话次数屈指可数。姑姑天天查看天气预报能派上的用场，我估计也不大。但姑姑依旧饶有兴趣地扳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告诉我这些年来她都关注过哪些城市：“他在重庆读大学那会儿，我还没有手机，只好天天盯着电视看重庆的天气预报。后来他读研了，在西安，我就开始关注西安，再后来他读硕士、博士在北京，这些年，我便一直关注着北京的空气质量，关注着雾霾情况。算一下，都十三年了。”

我一听真有些惊讶，没想到姑姑的这一坚持，竟是整整十三年。是不是每个母亲都会关注孩子们走过的城市，把自己母爱的地图洒满孩子走过的每一步？

想起前不久，我的一个好友带着一家三口去了西藏自驾游，一天，她的母亲特意拎了些礼物过来看我，一番寒暄之后，老人

母爱的地图

□ 刘希文/图



多饿呀……”老人一边看着，嘴里一边嘀咕着。看得出来，老人很担心儿子的安全。

“他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你就打电话通知我。”老人认真地拜托我。

老人用的还是老人机，隔三岔五，她就跑过来看我手机上的微信朋友圈，直到好友安全返回。老人还说，千万别把这事告诉孩子，我怕他会笑话我。

哪知道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好友之后，他立马就痛哭失声。他说母亲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一走路就痛，虽然我家离他家仅有五公里的路程，但要转两趟车。我听后也沉默了，感动于母亲浓烈而深沉的爱。

国内首位职业旅行家小鹏在《背包十年》一书里说：“我知道，在妈妈心中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地图上没有国家，没有城市，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原来，每个母亲都有一张地图，那地图上只有孩子走过的每一步。孩子在哪里，母亲的目光就在哪里。

家不好意思地开了口，她说你看看手机，看我儿子微信里都发了些什么，看看他情况怎么了？有没有高原反应？我问老人家怎么不打电话给他呢，打电话一问就清楚了呀。她不好意思地说：“打电话怕他在开车，会不安全。”老妈妈知道孩子总用手机，她不知道孩子都说了啥，于是就提了大包小包过来，想让我给她看一下。

我摸出手机，点开朋友的朋友圈，一条一条地让他看。“哦，精神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哎，好像身体还吃得消。”“哦，怎么没吃中饭就上路了呢，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